

“两湖”禁捕之后



这是11月11日在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候鸟。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经历了今年汛期的超警戒洪水后，我国两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又复归平静。

人湖相依，共生共存。千百年来，鄱阳湖、洞庭湖为栖息于此的自然万物提供庇护，让生命得以孕育。

江湖一体，江湖两利。鄱阳湖、洞庭湖又被誉为长江“双肾”，与长江构成生命有机体。然而，由于环境恶化、滥捕滥捞等原因，长江“双肾”健康一度堪忧。

今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阶段实行禁捕。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江西省、湖南省出台方案，鄱阳湖、洞庭湖从1月1日起开启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

告别滥捕滥捞的历史，经受住洪水的考验。全面禁捕，给长江“双肾”带来新生之机！

生态之变：从全面衰退到全面修复

今年，江西省九江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在鄱阳湖火焰山水域一次性发现上百条刀鱼群体，并发现多处疑似刀鱼产卵场。

“这是近十年来首次在鄱阳湖发现大量刀鱼群体，表明鄱阳湖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江西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戴银根说。

烟波浩渺、水草摇曳、银鳞游泳……曾经，鄱阳湖和洞庭湖上最平常的一幕，如今却成为人们对长江“双肾”的最美记忆。由于环境恶化、滥捕滥捞等

原因，两湖生态环境一度不断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渔业部门曾进行普查，当时湖区鱼类共有158种。而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鄱阳湖鱼类减少了30余种。鲟鱼、胭脂鱼等濒临灭绝，四大家鱼也越来越少。

在洞庭湖区，被称为“洞庭之心”的大通湖，由于过度投肥投饵养殖、捕捞鱼类及面源污染等原因，在国家地表水质断面考核中水质一度为劣Ⅴ类。

长江“双肾”病了！自2002年起，我国在长江流域试行春季禁渔制度，每年3月至6月鱼类繁殖产卵的季节，鄱阳湖、洞庭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但禁三个月、捕九个月，依然难以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从今年1月1日起，两湖从季节性禁捕转向为期十年的全面禁捕，开启全面修复的新阶段。

湖面上不见了往年渔船出港、渔民下湖的热闹场景，取而代之的却是处处悄然勃发的新生机。

秋日的大通湖，水天一色，水草摇曳，湖鸟如精灵般掠过。

通过生态修复，如今，这里已摘掉劣Ⅴ类水质的“黑帽子”，水质明显提升，消失的螺、蚌、鱼、鸟等都开始回来了。

“今年6月，在湖区监测到世界极危物种青头潜鸭、低危物种棉凫。”湖南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大立说。

近五年来首次在夏日监测到白枕鹤、麋鹿种群数量由两年前野放时的47头扩大到55头……鄱阳湖区也迎来越

来越多“新居民”。

“如今，湖区不少人都看到过江豚成群结队嬉游的场景，这表明鄱阳湖生态正加快恢复。”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局长谢连根说。

生活之变：从靠湖吃湖到靠湖兴湖

伴随切割机飞溅的火花，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南矶山矶山村渔民吴克虎的两条渔船被拆解了。

“船是我主动上交的，政府有补偿，还给办了社保。”56岁的吴克虎和妻子打了大半辈子鱼，洗脚上岸后开了一家农家乐，一年有七八万元收入，比以前捕鱼强多了，还更稳定。

随着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陆续实施禁捕，包括鄱阳湖、洞庭湖在内的长江流域近30万渔民将交船收网、洗脚上岸。和吴克虎一样，许多一辈子生在湖里、长在湖里的渔民们发现，除捕鱼卖鱼外，原来“靠湖吃湖”还有很多新吃法。

从捕鱼到养鱼，填满“鱼篓子”——“其他技术不懂，鱼虾的生活习性我可是内行。”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上岸渔民吴华山依旧没有离开水，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发展起稻虾生态养殖，一年有30多万元收入。

在洞庭湖畔，一个个兴起的生态渔场，不仅让老百姓的“鱼篓子”更健康了，也让渔民的“钱袋子”更鼓了。湖南岳阳市华容县渔民盛国平说，禁捕后，他到当地一家生态渔场打工，每月可以拿到4000块钱，还能学习先进的养殖模式，为以后创业做准备。

从卖鱼到卖景，吃上“旅游饭”——“春看草，夏看水，秋看芦，冬看鸟。”驱车绕行在鄱阳湖畔，沿湖不少地方主动转型，依托湖区的湖光山色，引导上岸渔民发展生态旅游。

在鄱阳湖康山垦殖场堤坝下，67岁的老渔民朱义才和儿子儿媳正忙着招呼来家里吃饭的游客。“随着候鸟陆续到来，接下来的生意会更好。”他说。

从上岸到上班，变身“上班族”——南洞庭湖畔，在湖南星海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车间，一些上岸渔民正在织机旁熟练地裁剪、串边、缝纫，制作各种体育休闲用品。

今年4月，曾在洞庭湖上捕鱼的陈志军来到这里上班，月收入5500元左右。“生产运动用网，劳动强度比原来低，工资却增加了不少。厂子干净宽敞，还有空场吹，很舒服。”他说，在公司，像他这样的转业渔民很多。

理念之变：从竭泽而渔到保护优先

早上8点30分，风轻云淡、江湖如

镜，江湖口县北门渡口码头，湖口县江豚协巡队队员、捕了一辈子鱼的舒银安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任务。

今年汛期，舒银安和队员也坚持定期来岸边巡护，水位下降后又恢复了水上巡护。

三年前，当舒银安加入江豚协巡队、协助渔政人员打击非法捕捞时，身边少数不理解的渔民骂他们是“渔民的叛徒”。

但舒银安很坚定：“不能再这样捕下去，否则鱼都要绝种了！”三年来，无论严寒酷暑，他和协巡队其他队员始终坚守在这片水域，默默守护着这里的江豚和渔业资源。

骂声越来越少，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如今，湖口县江豚协巡队11名队员中，有8名是之前世代捕鱼的渔民。

从捕鱼到护鱼，是湖区群众理念之变的缩影。随着全面禁捕的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湖区牢牢扎根，生态保护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

在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助避难中心，麋鹿“果果”刚喝完牛奶，在草地里躺着休息。今年汛期，麋鹿的传统栖息地被大片淹没，刚出生的小麋鹿“果果”和妈妈走散后，被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发现，送到救助避难中心。

“汛情期间，我们共救护了4只麋鹿。”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会长李政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生态就是守护未来。

禁止采砂、关闭污染企业、规范畜禽养殖……一系列改善湖区生态的措施出台。

江豚保婴、候鸟医生、麋鹿管家……越来越多人加入守护湖区生态的队伍中。

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

江西鄱阳县双港镇长山村位于鄱阳湖的一个湖中岛上，在村口，一张巨幅鄱阳湖国际生态旅游岛的规划图承载着渔民们的美好期盼。“虽然不捕鱼了，但生态保护好了，旅游发展起来后，相信大家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村支书杨志刚说。

新华社记者 郭强 闵尊涛 史卫燕 蔡满满 王昕怡



听，航空业的“潮声”！

改货”技术。他们曾于2017年实现亚太地区首架无预留鲨鳍改装，打破行业内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吸引当时中国市场一半的该项目订单。

“五中全会提出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要紧抓国际国内双循环机遇，力争朝夕，实现航空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该公司总经理帅志勇说，“过去飞机做类似汽车保养的8C检，只能专门飞到法国或其他西欧发达国家去做，前后周期40多天，花费百万美元。如今我们只花20多天就能做，费用还大大降低。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带来了效率和效益的提升！”

潮声，更听从奋力拼搏的节奏。大飞机示范产业园中，为沪外首台国产飞机ARJ21飞行模拟机入驻，中国商飞四川分公司正加班加点。在蓉飞行模拟机运行团队负责人姜毓琦说，受中国商飞客服公司委托，为加速建立属地化ARJ21复训能力，提升西部国产飞

机运营支持水平，团队在前期不分昼夜进行训练。三个月的连轴转，团队达到了需全年才能掌握的资质能力。

“五中全会精神催促我们奋进！”姜毓琦说，“办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大飞机事业需要增强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能力，这条路没有捷径，只能不停学习、不停试错、不停总结经验。”

航空业的潮声，在成都航空经济功能区206平方公里内回响。今年1月到8月，这里引进项目协议总投资172亿元，航空制造维修实现产值37.6亿元，航空金融规模突破15亿元，国际全货机运量增长126.6%，带动成都市外贸进出口4545.2亿元、增长24.9%……未来天府国际机场投运后，成都将进一步释放综合枢纽的巨大能力，与重庆共同形成带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新华社记者 丁玫 谢佼 刘昕宇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图为11月16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土塘镇潭湖村种植户在包装脐橙。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积极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傅建斌摄

山东 14275 名建档立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民族宗教委获悉，山东省64个建档立卡少数民族贫困村、14275名建档立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归零”。

据了解，去年6月，山东省推进少数民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启动乡村振兴示范民族村创建工作并不断深化。

2019年至2020年，山东向全省民族乡村投入中央和省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7185万元，建设209个项目，其中投向乡村振兴示范民族村项目资金1332万元。目前，山东15个示范民族村创建单位中3个被命名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此外，山东以少数民族乡村家庭

农场、农村合作组织负责人、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为重点，开展星火培训计划，举办农村实用科技培训班，使500余名群众从中受益；立足民族乡村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牛羊养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在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带动少数民族群众持续增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据悉，山东省民族乡村基本实现了“五通”和“十有”，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新医保、新农保和养老保险参合入保率均达到9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优质教育资源向民族村延伸。

新华社记者 孙晓辉

敢向绝壁要“天路”

——记当代“愚公”毛相林



毛相林(左一)在下庄精神陈列馆内讲述当年修路的故事(2020年7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深秋，山谷。一条路，蜿蜒曲折如苍龙，一头扎入谷底村庄，一头通向群山之巅。这是下庄村的出山公路。

“我干了40多年村干部，最大的事情就是修了这条路。”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举目四望。那片山，曾将祖祖辈辈死死困住；山上，埋着6个为修路牺牲的兄弟……

16年前，毛相林率领100多名下庄村村民，硬是用双手在山中凿出了这条8公里长的公路。接着，毛相林和村民们不等不靠，敢想敢干，决战贫困，续写“愚公移山”新篇。

“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来”

1997年，38岁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作出惊人决定——修公路。

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被四面千米高山绝壁合围，犹如坐在一口井中，修路难如登天。

当时唯一的出村路，是一条“108道拐”的古道，去县城来回至少4天。住在“井底”的近400名下庄村民，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贫穷闭塞成为下庄人难以摆脱的宿命。

“咱不能一直当穷汉，就算再难，我也要带头冲一冲。”毛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

那年冬天，改变下庄人命运的这条路开工了。全村青壮年带着工具和干粮上山，吃住在山洞，睡觉就在腰间拴根绳子，另一头在老树上打个结，以防夜里翻身掉下悬崖。为了早日修通公路，毛相林在山上住了3个月没回家。

修路远比想象的难。四周陡峭岩壁，很难找到落脚之地，胆子大的腰系长绳站在箩筐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炮眼，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再用锄头、钢钎和大锤，一块一块把石头凿下来。

村民杨亨双回忆，有一次钻炮眼，他站在悬崖边，腿抖得凶，头顶还不时掉碎石。就在那时，毛相林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一个人系上绳子下去了。工地上，遇到危险情况，毛相林总是第一个上，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

“路必须修下去，人不能白死”

开工修路第三年，不到两个月，接连有2名修路的村民献身。

26岁的村民沈庆富，在修路时被一块巨石砸中，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安葬沈庆富没多久，专门从外地回乡修路的36岁村民黄会元，也被滚落的石头砸中。

村民自发前来，为黄会元送行。看着黄会元悲痛欲绝的家人，毛相林无比愧疚，他声音颤抖着问大家：“如果再修下去，可能还要死人。今天大家表个态，这路到底修还是不修？”

“修！”有人大声吼道。回应的人，正是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我儿子死得光荣。路必须修下去，人不能白死。”老人说。

在场所有人举起了手。毛相林忍住泪水，立下誓言：就算我们这代人穷10年、苦10年，也要把路修下去，让下一代人过上好日子。

此后，又有4名村民为修路献出了生命。为早日走出大山、拔掉穷根，下庄人没有退缩。2004年，在毛相林带领下，下庄村人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

这是他们走出贫困的路——下庄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

虽然出山公路通了，但在当时，大多数下庄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毛相林“趁热打铁”，带领村民种植柑橘，力争尽快脱贫。

不曾想，村里的500亩柑橘生虫，几乎绝收。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当众检讨：“发展产业不能靠蛮干，做事不怕失败，关键是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

村民们又一次支持他。大家说，当年修路那么苦都过来了，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

县里派来了柑橘栽种技术专家，手把手培训村民。几年后，村里柑橘产业“起死回生”，去年柑橘产量接近40吨。今年的柑橘就要上市了，毛相林说，产量比去年还高。

今年61岁的毛相林，把最好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2015年，下庄村整村脱贫；到2019年底，全村累计64户269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0.29%，人均收入达1.2万元。

从这条路走出的年轻后辈，正在接棒家乡的振兴事业。29岁的毛连长，他站在悬崖边，腿抖得凶，头顶还不时掉碎石。就在那时，毛相林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一个人系上绳子下去了。工地上，遇到危险情况，毛相林总是第一个上，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

毛相林还有更大的梦想：不单下庄人要走出去，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近年来，巫山县发展乡村旅游，下庄村19栋农房改造成民宿，开始接待山外来的游客。“再过两三年，旅游搞起来，我们的收入还会翻番。”毛相林信心满满。

新华社记者 韩振 周文冲

脱贫攻坚

房屋变民宿、村庄变景区

西安长安区探寻乡村振兴「良方」

把房屋变民宿、村庄变景区，让农民从“生态美”中感受实实在在的“收入好”。陕西西安市长安区在“花园乡村”建设中积极探索乡村振兴“良方”。

长安区是传统农业大区，由于其地处秦岭北麓，距离西安市中心10多公里，长期以来，这里也成为西安市民的“后花园”。

结合地理优势和产业特点，2019年初，长安区找准定位，提出高标准建设151个“花园乡村”，在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卫生改厕等基础上，在这些村庄建设公园、广场、村史馆，为后续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

走进长安区太乙宫街道四皓村，记者看到这里道路宽阔、干净整洁。废木料搭起的栅栏与旧轮胎堆成的花盆，让沿途的花园、菜园别具风格。村史馆的长廊上，悬挂着马车、铡刀、连枷等传统农具，行走其间，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劳作场景。

“村民们变废为宝，贡献出一些农具、磨盘、轮胎等，帮助我们把生态理念、农耕文化和乡愁人情融入‘花园乡村’的建设中。”四皓村党支部书记路小爱指着墙上的农具说。

“花园乡村”建设，为长安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长安区于午街道东合新村村民卢媛媛两年前回乡创业，按照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将老宅子改造成民宿，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节假日每天收入近万元。有时为了保证游客的感受，我不得不限制接待量。”

长安区委书记王青峰介绍，“花园乡村”建设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近两年，长安区民宿产业蓬勃发展，已建成68家高端民宿，今年底还将一次性开放70多家。同时，也带动了房屋租赁、康养产业的发展。

记者在长安区多个村庄走访看到，“花园乡村”建设还孕育出文化沙龙、认养农业、非遗集市、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废弃油库改造的艺术中心，引进社会资本建成的康养中心，非遗传承人共建的非遗大集市，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力量。

新华社记者 李华